

鲁迅



配 | 图 | 珍 | 藏 | 本

呐喊

Nahan

鲁迅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I210.6
L824-4.02



郑州大学

04010210077M

-82

广东教育出版社

配 | 图 | 珍 | 藏 | 本

鲁迅 著

钟守成 \ 裘士雄 \ 配图

呐喊



I 210.6

L824-4.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呐喊：配图珍藏本/鲁迅著；钟守成，裘士雄配图.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0
ISBN 7-5406-4974-7

I. 呐... II. ①鲁... ②钟... ③裘... III.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0125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

880 毫米×1194 毫米 24 开本 8.75 印张 160 000 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500

ISBN 7-5406-4974-7/1·85

定价：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83796440



郑州大学

04010210077M

重读《呐喊》

孙郁

鲁迅的文字，被提及最多的大概是《呐喊》了。那里的意象之纷繁，被研究者演绎出诸多话题，有的甚至被提到形而上的层面被加以观照，趣味与哲思，纠缠了几代人。我读《呐喊》，前前后后有几十遍，时间跨度有30年，但至今亦觉不好叙说，似乎摸不到头绪，觉得深邃得难以把握。不过，透过先生的文本，倒可以感到他的艺术情调，那种奇异的叙述方式，语体的多样性，实在是迷人的。作者在文本上提供的空间，不仅有着审美上的快感，重要的是留下了诸多精神上的隐喻，这隐喻的力度，我们尚难以找到一种理性文本与之对应。所以今天谈论它，有时仍感到了亲近中的隔膜。真的，先生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1918年到1922年，鲁迅写下的大多是随笔，而翻译竟占了相当的比例。这几年写下的小说，仅仅是翻译之余的产物，并无专心于创作，因为那时他是把翻译看成己身的第一大事的。但这几年偶然写下的十几篇小说却代表了他一生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成果，寂寞时光里的精神喷吐，凝结了他的苦闷的经验。这经验不仅连接着古中国的历史，且深深切近于现代主义的某些母题。他的精神的不可复制性和多义性，就这样地留在了后来取名《呐喊》的小册子里。

《呐喊》里最迷人的算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社戏》了，但思路绝无重复的。这些小说，在叙述上大多有随笔的风格，叙述者“我”的口吻、神态颇值一思。而鲁迅精神的深，大抵就留在“我”的冥思中。

《呐喊》的作品有两种风格值得注意，一是写心态的，如《狂人日记》、《白光》，一是白描化的，像《孔乙己》、《阿Q正传》、《一件小事》；而《药》、《故乡》、《社戏》、《明天》则是介于二者之间，先生将此两类笔法糅在一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呐喊》里的作品，各自有着精神的沉重，但叙述得却颇为从容，决无哭天抢地状。像《阿Q正传》，就显得十分轻松，可在苦笑后，却有着大的悲悯。作品仿佛出自上帝之手，俯瞰着芸芸众生之时，又留下了几许哀怜，那陈述手法的高妙，是让一般作家无迹可求的。这思路从哪里来？内蕴何以无边无际？我想，解透了此点，我们便可以和作者进行着真正的对话。难怪余华惊呼鲁迅自己就是一部文学史。稍微知道写作甘苦的人，大都可在领略到自己与鲁迅的距离。

最近重翻《呐喊》时，不知怎么，忽想起了博尔赫斯，觉得他与鲁迅有着诸多相近性。博尔赫斯写小说，从不是宏大叙事，写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故事，但却把人引向了哲学的圣殿。小说的背后，有时是有着神秘气息的。博尔赫斯与鲁迅，都做到了此点。比如他们都注重学识，对文学之外的人文学科殊多兴趣，有的领域，甚至颇有创见。但他们不喜欢正襟危坐地学院化，却爱用文学的意象、诗化的形式表达自己。当一个人在形而上的层面走得很远，但又放弃了纯粹思辨的文体，去求救于文学时，我疑心其中是有一种解脱感的。我们在小说中，就可以看到鲁迅的自虐与放松，他在挑笑与自讽里，流露了冷酷与温情。他的矛盾与难言之隐，差不多在这冷酷与温情里均释放了出来。

我觉得《呐喊》呈现了精神的多义性，那里有着鲁迅与生活之间的诸种牴牾，可是叙述者又不像尼采走得那么远，对人生又有着浓浓的眷恋。《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等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脱离了士大夫气，所谓思德、事功、道气，均在此消失，生活的实质在此颠倒了过来，人的个体的生命质感，从来没有这样丰富过。鲁迅的写作不是台阁体的，他的文字疏散的是冲荡的野气。人的怎样受压，怎样屈辱，怎样本真地存活，都被点染出来。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点染是明暗交错、晦明不已的。鲁迅在文字里涂抹的是人身上的鬼气，以及对那鬼气的挣脱。《呐喊》里的小说，重要的是写了人的无所不在的囚牢，那里有着人陷入绝境里的歌哭。《故乡》结尾的咏叹，就分明是作者的心绪写照，美丽动人的少年图景和惨烈的人间秩序，在作者那里形成了一种对比。这对比何尝没有

宿命的哀怜？鲁迅写了生活的苦，且道出了这苦楚后的生命的脆弱，其意义的深，非传统小说可以比肩。日本的一位汉学家曾说，鲁迅的文字有种“肉感”，是的，的确的，人们在他的文本里，的确常常可以感到一种肌体的疼。而这疼，直到今天照样还存活于人类的生活中。

《呐喊》的序言，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他的关于铁屋子的预言，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回味。鲁迅把本来藏于内心的难以言说的东西，终于倾诉了出来：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说自己的写作，乃不得已而为之，那是有着难言之苦的。因为苦痛太深，深染着绝望，他并无呐喊的愿望。在他看来，叫醒身边的人们，得到的是更为茫然的心境。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呢？后来虽然加入了《新青年》呐喊的行列，但也并乐观地期许着黄金世界之类的东西。因为希望并不依存于别的什么，除了自己以外，不会有谁会拯救于你。他写《狂人日记》的时候，读者就隐隐地感到他的凄楚。小说写夜的世界，写人的言行，都是怪异与畸形的，决无朗照，即便是结尾，谈到“救救孩子”时，语气也透着几许凉气，让人深深地压抑着。《药》这一篇小说，就更沉闷地让人透不出气来，全篇写人的病与死，有着地狱般的气息。鲁迅那么残酷地咀嚼着人间的死灭，毫无一点忍让，似乎快意于此，留意于此。而在常人的眼里，是不忍或回避的。但他偏偏要直面于此，将人世的惨淡勾勒出来，给人以刺激。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鲁迅先前不愿意在文坛发言的缘由。他私下觉得，这些鬼气与黑暗倘传染给青年一代，是万万不该的。

而我们百姓的生活，不正是充满了鬼气与黑暗？在所谓太平盛世里，是没有小民的幸福的。《阿Q正传》与《故乡》里

的主人公，就是活的人生的写生。像阿Q、闰土，就很带有普通人的特征，那些心态与举止在世俗社会的观念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但鲁迅却发现了深切的病态，他知道，自己正是这病态家族的一员。鲁迅所以点染出了中国文化的症状的核心，乃是将自己完全置于社会的反面。他的彻底地游离于当下社会的心态，使他与国人都对峙起来。这使他获得了独立的视角。他以别人没有的眼光，发现了千年古国的精神隐秘。

大凡嘲笔鲁迅的人，对中国流行的道德观是大多认可的。鲁迅之嘲笔胡适，攻击陈源，其背后便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揶揄，因为这些人，内心深处还是旧伦理的迎合者。鲁迅就在胡适身上看到了儒生的瑕疵，所以他的作品是直面或颠覆这些的。《呐喊》的文本，在根本点上，远离了传统的叙述，行文与口吻，没有受到流行语的污染，那是内心焦虑与绝望的一缕闪光吧？周作人解释《呐喊》时多谈本事、缘起，独少谈精神，大概也带有一丝的隔膜。后人解释鲁迅，有以存在主义喻之，有从现实主义来阐释，似乎都合理，但又有些游离。鲁迅的灰暗的心究竟属于什么精神范畴，在我看来，还很难说清。在尚未找到他的叙述密码前，简单地比附其作品，或许会把另一种精神遗漏掉的。

不过鲁迅的小说笔法，却是可以找到根源的，东欧、日本的作家的一些影响固然很大，就中国传统小说而言，笔记体似乎也传染了作者，任意挥洒，信笔谈来，像闲聊者的倾诉，颇有几分古雅的气象。如《阿Q正传》的开笔，《狂人日记》的小序，《社戏》的起笔，都像札记、随笔，自由地道来，进入主题颇为自然，毫无做态。鲁迅写杂感是个高手，而小说分明就从杂感中脱化出来，或说是放大的杂感，和人物的素描，皆可。《阿Q正传》就是夹叙夹议，开头的时候，读者还以为像议论文，毫无现代小说的套路：

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珂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再叫阿珂Quei了，那里还会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论“著之竹帛”，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难关。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

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 Quei 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

在小说中多运用这一类的话，在今天似乎颇被忌讳，原因自然是不太纯粹，不像小说，与杂感无异了。但在作者看来，自己不过是为一个人画像，并不想什么套路，至于是否像小说，那是另一回事了。《呐喊》的序言就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因为内心不存程式，心境未被外物所累，所以作品就如行云流水，自由喷吐。我们有时在他那里读出一点笔记体的味道，也是自然的了。《孔乙己》就分明像速写，《头发的故事》很带杂感味儿，至于《故乡》，简直就是一幅写意的江村图，你难道看不出泼墨山水的痕迹？小说之法，在于无法，古人说的无法之法是为至法，便是对这一艺术境界的概括。鲁迅夫子以多情的韵致，叙写人生百态，从容的入笔，又从容的出笔，那境界之高，自然在众人之上。难怪茅盾等人，对《呐喊》兴奋不已，那艺术的美，确是让人望而生叹的。

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人们品评鲁迅的小说以来，佳作多多，但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30年代的人读解《呐喊》，心绪就不同于80年代的研究者，而21世纪初的人重读这旧作，视野里的鲁迅，或许也有了变化。裘士雄先生的这本配图本《呐喊》，以大量感性的图片，还原了鲁迅创作该书时的背景，增加了认知的内容，是一本颇有意义的书。今天的青年，在文图并茂的世界里，当会有异样的感受。何以走进鲁迅，为什么还能在此驻足，都是接受理论中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无论前人还是今人，现代派也好，新新人类也好，人们喜读鲁迅，大抵已不是为了某种主义，某种学说，而是从中读出人气和人间的冷热。人曾经那样地活着，今天，还是如此么？当你看到人性扭曲的同胞，乃至自己的失落时，我们重读一下鲁迅，便会感到一种亲近。我们想要说的，鲁迅确实已说过了。



质铺，即典当铺。它是旧时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急需用钱又一时无处借贷者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图为家道中落后少年鲁迅进出最多的绍兴东咸欢河沿“恒济当”。

《呐喊》系鲁迅1918~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图为《呐喊》(初版)，封面亦为鲁迅自己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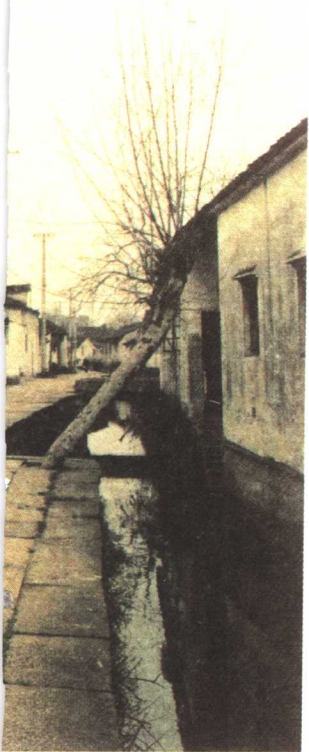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

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当票系典当铺给与质物者的凭证，以便日后赎回押品之用。它是典当交易的重要证据，载明所当物品、日期及抵押价格等。





为医治父亲的病，少年鲁迅常去买药的绍兴“光裕堂”药店。

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1〕}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2〕}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3〕}，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

绍兴光裕堂药店内景。



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4]，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5]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6]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鲁迅的母亲鲁瑞
(1858—1943)，绍兴安桥头村人。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7]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

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8〕}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



一位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捕获斩首，许多围观的中国同胞“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图为日军斩杀“侦探”场面。

鲁迅“幸而寻到几个同志”创办文艺杂志《新生》，袁文蕤不久赴英国留学，剩下挚友许寿裳（上，1883—1948）和二弟周作人（下，1885—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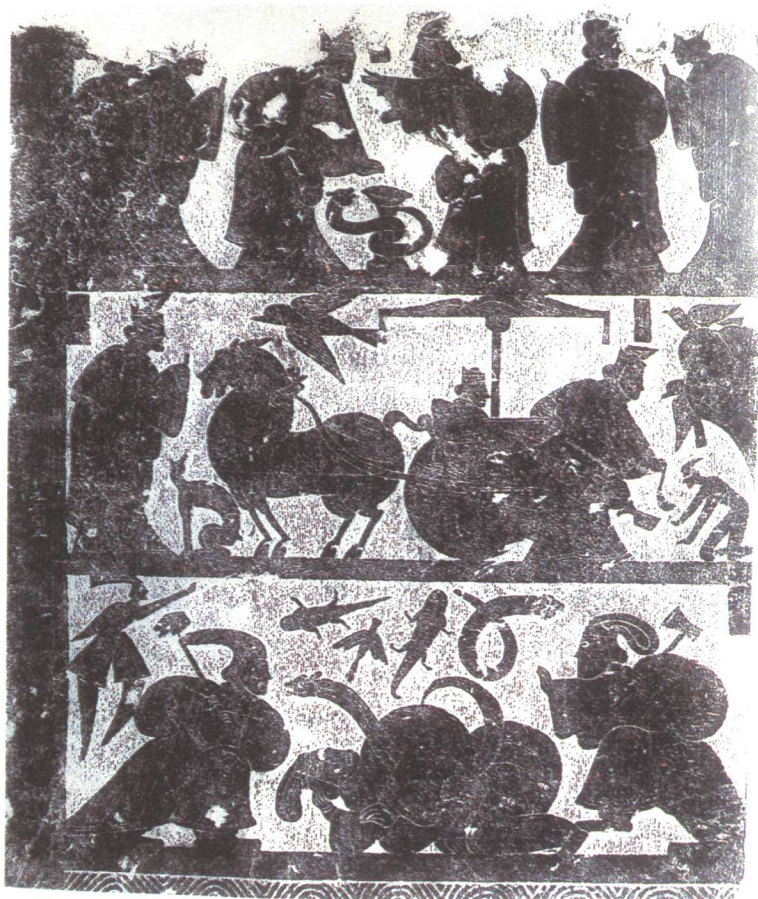
鲁迅等创办《新生》未果，右图为他们原先选用的插图《希望》。



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



鲁迅寓居北京“绍兴会馆”时，常在教育部工作之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抄古碑，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未完成）。图为他收藏的山东汉画像拓片。

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

“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音韵学家。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辑之一。



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S会馆，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此居住。图为当时绍兴会馆的大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

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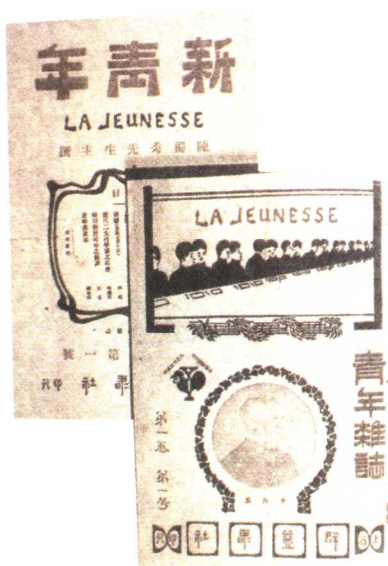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



《新青年》，综合性月刊，是“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于翌年底迁至北京。